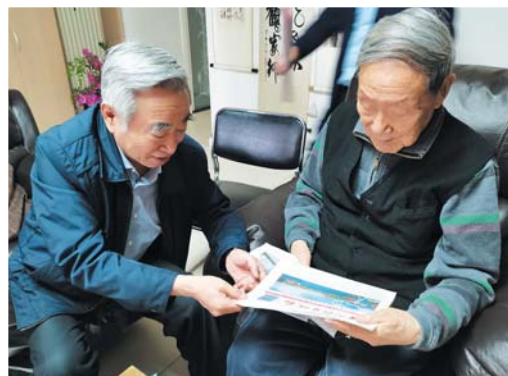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贺敬之在台儿庄散歌 袁袁翔摄



贺敬之阅读台儿庄古城报

我见过贺敬之先生四次，受用一生。

2013年，贺老题写“台儿庄中华文化促进会”并于6月回老家台儿庄为之揭牌，我因景仰贺老主动参会。那天35摄氏度，贺老戴着墨镜。

贺老对签名、合影者总是“配合”。我捧着《贺敬之文集》，站在那不忍心劳烦89岁的他。他摆手示意叫我过去，“刚才是要跑来的吧？书签了吗？”“是。已经签了。”他笑笑，“是台儿庄的作者吧？过两天要与家乡文学界见面，你来吧。把名字告诉我好吗，我安排人通知。”

当晚，我以信天游的形式创作《回台儿庄》，第二天一早恳请贺老之将军转交给贺老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北方的子孙”求索路，几次次母亲拽不住。棟子花开暗暗香，哪有孩子不想娘？咸菜煎饼卷大葱，少了哪个都不行！”据现场工作人员说，贺老看下去，说道：“还是叫桑恒昌给看看吧。”

在参观台儿庄古城时，贺老坚持不坐轮椅，“我还想多活动活动。”在石板路上，老家的四个青年架着贺老，我是其中一个，咏出了这样的诗句：“月河街石板麻达达，台儿庄人争相把轮椅架。都怕老人累了，不敢让他淌汗了。”贺老亲切地问我：“在哪里工作并说：“写东西要有感而发。在台儿庄古城，接触多，感受多，是能写出好东西的。你业余坚持诗歌创作是吗？”“我来古城三年了，光写古城的诗歌二百多首。”“数量不错，质量想必也是不错的。”贺老题写诗集名是我梦寐以求的，看着89岁的老人，我不忍提出过分要求。谈到别人对他书法的评价，贺老依然像平日所说：“我只不过是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业余书协水平。”他曾经在那小区住过。贺老九十岁华诞，我策划了纪念封寄至北京，并求签名，不见回信。

2016年春节后，我的诗集《过第一庄》打印稿寄由贺老之将军转呈贺老。将军介绍我的情况，贺老说知道一些。贺老读了诗集，说：“还可以。”这三个字是将军转给我的。将军婉转说出了他代为请求题写书名之事，贺老同意了，可是我不在北京，没有看到贺老挥舞健笔的情形。“为什么叫‘过’呢？在台儿庄古城工

作五年，就已经是台儿庄人了。”

当年5月，贺老回台儿庄参加柯岩文学馆开馆仪式。5月6日晚，我把诗集《过第一庄》一校稿送给贺老，贺老说：“这回得合影了吧。”他让秘书给我们照相，还在他的诗集上签名。当时我带的是软毛笔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贺老写书法，虽然有所影响。贺老精气神很好，手不抖，一气呵成，“时培京同志存 贺敬之”。笔画不描，流畅娟秀。

“好长时间不写书法了，都生疏了，你凑合着看吧。”贺老攥住我的手，“什么时候去北京，只要是老家的我都好好招待你们。”我想去北京，围着他拉呱，看他在书房写毛笔字。他只要写毛笔字，身体一定好。我连忙告辞，说贺老该就餐了。脚出门了，泪下来了，心想“多好的老人家，只有祝您安好”。

在之后的与家乡文学界见面会上，贺老对我点名批评：“这次，柯岩文学馆开馆，做了纪念封，是组织决定的，我不好反对。我九十岁生日时，有人给我做了纪念封，还寄给我，叫我签名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好纪念的。”他还说：“这次座谈会，不要谈我，谈我的就不要发言了吧。”我举手要求发言，“小时呀，你去年写的诗歌我看过了，今年又是写我的吧。”“不是。”“那请说。”“想送您老家的老咸菜酱豆子。”

贺老笑嘴半开着，眼睛眯缝，“这是好东西，谢谢你用心。乌黑的咸菜，我老是想起墨汁的黑来。两种黑，都是一样的香。”墨汁在贺老笔下倾诉，咸菜在贺老想家时被咬上几口。会后，有人笑着责备我：贺老吃了齁咸，咳嗽了老人家怎么办？我方后悔自己的莽撞。

这次发言，我读了信天游体新诗《再回台儿庄》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古运河滔滔起波澜，台儿庄人民念柯岩。文坛伉俪馨香远，柯岩‘永住’文学馆。古城台儿庄文脉盛，寻梦的地方添胜景。”

贺老听着，眼睛有了湿意。人越老越念家，越念着家乡的晚辈。

说起咸菜，贺老喝酒喜欢自己倒自己喝，从不喝多，两小杯或三小杯，也就是二三两的样子。喜欢就着咸菜大葱，一抡；酱豆子，一卷，吃煎饼。老人家一来带咸菜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其他的不要：“我什么都有。”这是贺成明给我讲的，成明是贺敬之的老家侄子。

同为大诗人，李白斗酒诗百篇，贺老微醺亦生豪，“半生长饮未深醉（《长白山天池歌》）”。贺老大半生只喝醉过一次。1946年底随部队从张家口撤退，与几个人喝酒。每逢大事他总是爱喝些酒。他心情好时自然多喝一些，心情不好总是不喝或者少喝——“喜酒闷茶主意烟”“酒逢喜事不上头”。（赵铁信《贺敬之与诗书画》）

贺老酒后题诗尤其被人称道的是《题赠台儿庄酒厂》。1988年，他回故乡，参观了投产不久且效益很好的台儿庄酒厂后，即兴赋诗：“名地名酒台儿庄，酒家争赶兵家强。一杯载我三乡去，诗乡梦乡到故乡。”

少小离家至2024年，贺老回家乡七次了。写了不少与酒有关的诗，如《饮兰陵酒》：“太白何处访？兰陵人醉乡。我来千年后，与君共举箸。崎岖忆蜀道，风涛诗夜郎。时殊酒味似，慷慨赋新章。”在《台儿庄散歌》写道：“醉人非唯忠仁酒。”在《田园诗》写道：“籽液甘涌贾氏泉”，则有石榴酒的意味了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“大众讲坛”运河文化主讲嘉宾）

□卞文志

近日，四川成都的交子双塔上演炫目灯光秀，在交子双塔东侧的交子公园内，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以诸多文物展陈，勾画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——交子的前世今生。作为民间智慧的产物，发明交子的确切日期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官方史料保存的官营交子发行的时间恰是一千年的1024年。

四川成都地处平原，沃野千里，又因都江堰水利工程，成为水旱从人、不知饥馑的“天府之国”。唐代，成都享有“扬一益二”（益州指成都）的美称，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。两宋时期，成都的纺织、酿酒、陶瓷、制盐、造纸、印刷等百业勃兴，锦缎绢麻、茶酒糖药等商品通过茶马互市往来不绝，商业信用也发展到新高度。

北宋初年，蜀地实施专行铁钱的货币制度，铁钱币值低，重量大，流通不便。南宋人李攸《宋朝事实》中记载：“川界用铁钱，小钱每十贯，重六十五斤，折大钱一贯。大钱一贯重十二斤，街市买卖至三、五贯文，即难以携持。”

这种“值轻量重”的货币制度，对行旅、交易极为不便，并不利于经济发展。”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认为，当时的四川地区需要一种便于商贸使用的交换中介。同时，当时造纸和印刷技术精进，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成都首先出现了经营铁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——存款人把铁钱交给铺户，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券上，再交给存款人作为取钱的凭证，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即“交子”。这一阶段的交子由民间自由发行，票面金额根据存款金额临时填写而不固定，因此被称为“私交子”。

在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，观众可以详细了解由构树（楮树）皮为原料的“楮纸”制作全过程。楮纸具有坚韧耐磨、耐折叠、细白光滑等特点，苏东坡曾称赞楮纸“洁白可爱”。用楮纸制作交子的印刷过程更是采用了当时先进工艺，套版印刷、朱墨间错，印有屋木人物、隐秘题号，难以仿造。

其实，交子出现于北宋并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宋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。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，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，而当时铜钱短缺，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。而四川地区通行的铁钱使用更为不便，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，每千枚铁钱的重量，大钱25斤，中钱13斤。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，重约500斤，要用车载。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，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。

再者，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，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，存在着几个货币区，各自为政，互不通用。当时有13路（宋代的行政单位）专用铜钱，4路专用铁钱，陕西、河东则铜铁钱兼用。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，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。此外，宋朝政府经常受辽、夏、金的攻打，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，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。

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，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。1004—1007年，益州知州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，剔除不法之徒，专由16户富商经营。至此“交子”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，

千年交子：从私人发明到收归官营

采用统一的纸张、版式和颜色印制发行交子，但由于缺乏资金监管和制度约束，一些交子铺无法及时兑付而引发金融动荡，“既久，而或不能偿，民讼不已”“寻亦衰不能相偿，争讼数起”之类的说法并不鲜见，民间私发交子因此被禁止。

官方废止私交子后，由于交易不便，买卖减少，阻碍了蜀地经济发展。蜀地官员多次上书，请求恢复交子，并建议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官府。最终，北宋于天圣元年（1024年）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，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法定纸币管理机构。至此，“交子”由官方发行与管理，面额变为固定面额，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，首届发行“官交子”126万贯。

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，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。据《续通典·食货》记载，交子三年一届，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混用而便于携；迄宋神宗时，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，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。

到官方交子发行后期，由于战争频发和财政危机，北宋朝廷违背金融规律，不顾准备金，超发纸币，引发纸币泛滥和通货膨胀，造成官方交子的信用危机，导致官方交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交子的出现带来了货币支付和贮藏的便利，满足了当时的金融需求。在官交子流通的八十多年间，宋人在探寻纸币运行规律、维持币值稳定的过程中，逐渐探索了一套有关纸币发行、流通、收兑、防伪的管理制度。南宋不仅沿用了这一货币模式，还进一步完善了调节纸币流通的理论与实践——“称提之术”；元代，纸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在全国通行，还颁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管理条例——《整治钞法条画》和《至元宝钞通行条画》，标志着中国古代纸币发展进入极盛时代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王申撰文指出，“历史上，中国的宋代是一个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。有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议，说中国古代其实有‘五大发明’，第五大发明便是纸币。纸币不能跻身几大发明之列至今尚无定论，但它无疑对宋代以后的历史乃至世界金融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”

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，有纸币和没纸币，对于经济活动和国家财政面貌的影响截然不同。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解释，四川的地理闭塞，促使北宋时期出现“交子”，但“交子”不直接参与流通，商人从四川携带“交子”外出，仍然需要将“交子”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。“交子”是有价证券，相当于现今的支票。到了南宋时期，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铜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，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，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，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“会子”，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“会子”，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，“会子”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专门用一章“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”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的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情况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资料研究与撰稿人，退休前任职于临沂市兰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）

【文化人物】四次与一生

□时培京